

【流光碎影】

老济南的盛夏游泳经历

□张世睿

几十年来,我在家乡济南游泳的经历是曲折的。这曲折的历程,却有助于我知道了若干有关济南游泳的情况。

1943年至1948年,我在山东省立济南中学读书,学校靠近东护城河,课余时间同学们都去游泳。我跟他们去玩,从不下水,只在岸边观看。原因很简单,母亲曾带我去大观园请一位自称“铁算盘”的先生算卦,“铁算盘”说我命中缺水,不可游泳。母亲听信那位算卦人的话,不让我学游泳。我也就只好当个观众,满怀羡慕的心情去看同学们游泳。

和南护城河、西护城河相比,东护城河的水面较宽,从南

到北有多处水面适合游泳。诸如,东、南护城河交汇处,偏西的河床俗称“老坑”、“一道沟”。“一道沟”的得名,是因为河流有一段时隐时现的石墙。这一带河流的东岸,有济南最早的露天游泳池。这处游泳池建于1933年,最初取名济南市立游泳池,俗称三皇庙游泳池。游泳池长40米、宽15米,设有男、女更衣室和休息室。它的抽水机房,利用来自黑虎泉群的水,天天更换游泳池用水。

一到夏天,“老坑”、“一道沟”和三皇庙游泳池,浮水的人很多;当地人称游泳为浮水。游泳池往北的东护城河,有个俗称“葡萄架”的水域,也常有人

去游泳。再有一处适合游泳的好地方,在新东门桥北约200米,河宽20多米,一人来深,水流缓和,底部平坦。青龙桥北的“沙子地”,水槽地势洼陷,积沙细软。人们在此游泳,倍感清洁、舒适。这里一度成为济南建筑行业、采砂专业户的生产基地。

当我学会游泳后,我对济南那些适合游泳的河、湖、泉更有感情了。这个变化始自1949年,我考进北京的燕京大学,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同学彭作贤,来自印度尼西亚,隔壁房间住的两位同学邱应觉、王敦华,来自马来西亚。这三位好友从小在海边长大,擅长游泳。体育老师带我们这批新

生,去颐和园昆明湖游泳,基本学会了蛙泳。此后,在学校经过四年的体育锻炼,我游泳可以往返昆明湖。毕业以后从事新闻工作,去过一些江、湖、海、河,所到之处尽情游泳,并且参加过游泳比赛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我回到济南。母亲也不像以前那样迷信我命中缺水不可游泳了。她跟我去西护城河,看着我的衣服。我下到河里,在涿源桥和北边水闸之间畅游。当时,除了个人游泳爱好者之外,还有集体组织的。西护城河东岸济南刺绣厂的男、女游泳队,经常和我们一起游泳。我还去过黑虎泉、濂泉以及三皇庙、四里山、生产路、皇亭、山师等处的游泳池,这些地方游泳的人都不少。

据记载,济南有计划地开展游泳运动,始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。那时,除了济南市工务局建成济南最早的露天游泳池以外,1933年,山东省政府在济南创办山东省进德会,体育娱乐设施多种多样。其中,有济南乃至华北最早的高级室内游泳池。它室内采光良好,房顶镶有从美国进口的钢丝玻璃,看台可容纳500名观众。游泳池长50米、宽20米,池南端水深1.55米,池北端为3.50米。游泳池的底部呈梯形,设有高度分别为3米、1米的跳水板。更衣室、淋浴室等配套设施应有尽有。

可惜这样的游泳池容纳人数有限,广大的游泳爱好者都去护城河、大明湖、黑虎泉、王府池子、三娘子湾(又名濂泉)、漱玉泉、珍珠泉等地游泳。年复一年,代代相传,那些河、湖、泉生动的游泳场面,也就成了老济南民俗的一大特色。

东护城河旧影。



【忆海拾珠】

轱辘子

□郭经武

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。记得小时候,在济南的大街小巷,经常会听到“铜盆、铜碗、铜大缸”的吆喝声和专用的小锣声。这些以铜盆、铜碗、铜大缸谋生的手艺人,身挑担子,走街串巷。担子的两头,分别放着铜盆、铜碗、铜大缸的工具,除了吆喝招揽生意外,担子的一头还挂着两个烧饼大的小锣,两个小锣中间挂有一个铁坠,随着担子的摇晃,小锣就会发出响声。在那个许多东西都是“新三年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日子里,谁家的锅碗瓢盆坏了,就盼着这吆喝声和小锣的声响。

对铜盆、铜碗、铜大缸的手艺人,济南一些老人称他们“轱辘子”,因为铜盆、铜碗、铜大缸使用的主要工具是轱辘子,因此而得名。轱辘子工具就像一个活动的十字架,竖杆高矮也就50厘米左右,上方有一个能够控制竖杆转动的金属环,下方安装钻头;横杆两头固定上一根牛皮绳,并与竖杆麻花式拴绑在一起,只要左右拉动横杆,就可以带动竖杆转动,其实,就是一个自制的土手钻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用于铜盆、铜碗、铜大缸的巴钬十分讲究,有铁质、铜质和银质巴钬。巴钬的大小也不一样,大的有一支钢笔长,小的就像订书钉。使用哪一种巴钬,要看碗盆缸的大小、材质、破损位置和损坏情况。轱辘子的钻头也有多种,粗细、材质不一,大部分使用的都是钢质和铁质,没有金刚钻,还真不敢揽瓷器活。

在那个年代里,瓦盆、瓦罐、瓦壶,都是老百姓家中使用最为普遍的器皿,价格也非常便宜,几分钱就能买个碗,几毛钱就可以买个洗衣服的大盆或大缸。但是这些器皿极易破损,在当时人们收入很低的情况下,对损坏了的器皿总是能修则修,能补则补,因为,打个巴钬总比买个新的花钱要少,所以轱辘子的生意非常红火。

说轱辘子是手艺人,一点都不为过。他们讲究的是活儿要细腻,从钻眼儿到打巴钬,都是精雕细刻。巴钬打上去既要美观大方,又要结实牢靠,钬好的碗盆,只能在外观上看到巴钬,而里面根本看不出来。一个四分五裂的器皿,在他们手里一钬,不仅保证你能够继续使用,而且很像是一件工艺品,这在那个年代里,深受百姓的欢迎。所以,每当听到吆喝声,总有一些大妈大嫂,拿着破损的碗盆聚集到轱辘子的周围,就连那些没事的人,也凑上前去观看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轱辘子和他们的吆喝声、小锣声,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生活,但是当家中碰坏一件器皿的时候,我仍然还会想起轱辘子,想起铜盆、铜碗、铜大缸的吆喝声。

【名人印记】

蒲松龄的泉湖情缘

□戴永夏

蒲松龄是清代著名的小说家,也是一位热爱家乡的“乡土诗人”。他除写出长篇巨著《聊斋志异》外,还写了许多咏赞家乡的诗文佳作,其中赞美济南泉湖的诗词尤为脍炙人口。在清代,蒲松龄的家淄川为济南府属县,因而从大的范围来说,济南也是蒲松龄的故乡。对这“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”、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故乡,蒲松龄充满热爱之情。

放歌“天下第一泉”

趵突泉是济南七十二名泉之首,素有“天下第一泉”之称,其喷涌的气势和壮观景象世所罕见。蒲松龄深深为它的美丽壮观所打动,曾写了一篇五百余言的《趵突泉赋》,为它大唱赞歌。赋的开头先对趵突泉作了概括介绍,接着诗人就展开了丰富的想象,认为这泉底一定藏有神秘的洞穴,使得喷出的三股泉水像山峰一样高高耸立,如同神话中的蓬莱仙境一般。

在从不同的侧面写了趵突泉的景色之后,诗人又进一步写月夜中的泉景。写了这些,诗人意犹未尽,又写出不同状态下趵突泉的各种雄姿:泉水从地下喷出,奔腾澎湃,突兀直上,声如雷鸣,泉色染绿了人的衣裳;泉水飘散开来,则如石沉鹤落,鸟坠蝶飞,纷纷扬扬,清冷的水珠射向四方。

赋的最后,诗人又写了康熙皇帝游趵突泉的盛况,用皇帝对它的赞美,进一步提升它

的形象,巩固它的“天下第一泉”地位。

“暂听哀玉静尘器”

珍珠泉也是卓负盛名的济南名泉,以池底不断涌出串串“珍珠”而闻名于世。蒲松龄在《珍珠泉抚院观风》一诗中,深情地写道:“堰下湖山冠齐鲁,官寮胜地有佳名。玉轮滚滚无时已,珠颗涓涓终日生。泡涵天影摇空壁,派作溪流绕近城。远波旁润仍千里,直到蓬莱彻底清。”

诗人告诉我们,济南的山水为齐鲁之冠,而位于巡抚公署内的珍珠泉更是声名远播。珍珠泉水像玉轮翻滚一样,日夜不停地喷涌着;串串“珍珠”绵绵不绝地从地下涌出。池中流出的泉水又沿着小溪绕城而过,流向远方。它即使流到千里之外的蓬莱,也仍然是那样清澈见底。

诗的后半部分,诗人又从另一个侧面写月夜中的珍珠泉:“一曲寒流印斗杓,凭轩载酒尽金貂。萍开珠串凌波上,池涌瑶光弄影消。偶倚斜栏睡

梦,暂听哀玉静尘器。扁舟月夜弹清瑟,爱近泉声舫画桡。”这是一个明月朗照的夜晚,美丽的珍珠泉星斗满天。此时诗人来到泉边,顿觉神清气爽,心旷神怡,把那尘器和烦愁,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。此时的作者,年事已高,屡试不第,志不得伸,生活贫困,心情非常苦闷。这美丽的泉水,使他暂时忘却了烦恼,找到了精神的慰藉。

“大明湖上就烟霞”

对大明湖,蒲松龄也一往情深。他的不少诗文,都与大明湖有关。著名的《客邸晨炊》一诗,就是写他在大明湖边的生活情境的:“大明湖上就烟霞,茆屋三椽赁作家。粟米汲泉炊白粥,园蔬登俎带黄花。”当时,蒲松龄在大明湖边租赁了三间茅屋居住,自己动手做饭。清晨,熬一锅小米粥,再切点咸菜,就把早饭打发了。

康熙三十六年(1697),58岁的蒲松龄来到济南,写了一首《稷门客邸》诗,很感伤地道出他内心的凄楚、悲凉和无奈:

“年年作客菱菱乡,又是初秋送晚凉。露带新寒花落缓,风催急雨燕归忙。浅沙丛蓼红堆岸,野水浮荷绿满塘。意气平生消半尽,惟余白发与天长!”

诗人年年做客荷香满城的济南,这次来又适逢寒意料峭的秋天。尽管明湖风光依旧,然而在历经沧桑后,自己进取的锐气却消耗大半。只有这满头白发,记录着自己的坎坷和辛酸。

康熙四十五年(1706)夏,67岁的蒲松龄应友人邀,又一次来到济南,住在大明湖边的居湖楼,写下了七言绝句二首《夏客稷门,倦居湖楼》:“西来倦屋水云间,枯坐摊书四壁闲。雨过开窗风满棹,独持酒杯看华山。半亩荒庭水四周,旅人终日对闲鸥。湖光返照青连屋,荷气随风香入楼。”

大明湖是蒲松龄的向往之地,也是他心灵的栖居和感情的载体。当他想起科举屡屡失败,仕途一再碰壁的时候,他描写的大明湖景色也流露出悲观失意的哀怨之情。

这浩荡的大明湖,似乎成了他唯一值得倾诉的知己……

